

“做公益并不是说有多么的高尚,只是精神需要在‘联系’当中建立。”

萧淑贞:坚定比思想更重要

■本报记者 郝俊



萧淑贞

2月22日,星期六,连续数日的雾霾橙色预警,似乎要让北京市民的这个周末“掉色”不少。尽管被不断提醒要尽量减少外出,但萧淑贞仍然及早走出了家门,赶往首都图书馆。

这天下午,她将迎来自己第一次面向社会公众的讲座。多年从事教育工作,北京师范大学教师萧淑贞对讲台自然不算陌生。然而来到“首都讲坛”的此刻,她却说自己“其实有些诚惶诚恐”。

“我并不认为自己的见解有多么高深,高深到可以让大家来听的程度。”萧淑贞希望能够对得起读者交给她的两个小时时间,否则,内心会感到不安。她站起身,向台下鞠了一躬,“如果大家没有收获,这算是提前将功补过了”。

两年前,萧淑贞出版文化随笔《发现人性》一书,带领读者在历史、文化与教育中探寻通往文明和人文精神的人性踪影。这本书让原本在文化界默默无闻的萧淑贞开始受到关注,更有人将她誉为“有龙应台之气韵的大陆女学者”。

活动主办方将“大陆龙应台”的称号印在了此次首图讲座的海报上,一向低调的萧淑贞却对这个赞誉有些敏感。接受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采访时,她从提纲上划掉了有关这一称谓的问题。

她更希望将自己对于精神生活的思考传递给公众,呼吁大家在现实而忙碌的日常生活中“为精神留一点空间”。这也是萧淑贞此次首度面向社会公众开设讲座的一桩心愿。

中年的“文艺复兴”

萧淑贞学习历史出身,在北京师范大学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,2002年曾前往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和燕京学社访学。随着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深入,她开始感受到“历史理性”的局限性。

“将历史与现实互相关联,你就会发现,后人总结的所谓历史规律,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往往并不适用,问题重重。”从历史深处找回视角,她开始将更多的目光投向身边鲜活的生活。

萧淑贞看到,有学习化学的同学在德国工作,身处异域,便更加想要了解中国文化到底是怎么回事,因此喜欢上了中国历史;有学习物理的同学,开始喜欢古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书籍;还有学习工科的同学,开始为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感受写作,不求发表。

这些同学的共通点是,均已人到中年。萧淑贞将他们向内心深处精神生活的回归,称为中年的“文艺复兴”。

“人到中年,对于生活、社会和世界有了自己

敢于坚持的看法,用生命体悟了什么是世间永恒和珍贵的东西,而这些智慧的积淀就是人文价值,中年时代重拾经典就是期望在书中印证自己的体验,获得契合与支持。”

萧淑贞甚至为一个人中年时代的到来找到了某种衡量方式——通常,当你喜欢秩序多于创新,喜欢循规蹈矩多于冲动冒险,你的中年就来临了。

萧淑贞曾是一枚“文学青年”,她的成长始终与人文精神的滋养相伴,中年的“文艺复兴”在其人生之旅中似乎并不明显。于她而言,更多的是对于困惑的理解和回答。

年轻时,她曾有过不敢读书的时期,因为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书中所说的那些话——它们总是跟现实反差太大,“相信”有时意味着在现实中寸步难行。

萧淑贞如今也已人到中年,再拿起年轻时不敢读的那些书,她变得更加从容。这种变化,源于她对世事的重新理解和认知。

“人类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从来不缺乏追求本质的深邃,只是我们后人有时候并没有欣赏、拾检、奉行他们的坚定和勇气。”萧淑贞说。

对困惑的回答

《发现人性》一书的完成,萧淑贞用了长达

近8年的时间。她说自己的写作并非刻意而为,只是为了回答萦绕在心头的那些困惑,“好不容易想清楚了,于是就把它写出来”。

至于这本十几万字的书完成后是怎样的面貌,萧淑贞在写作时并没有太多考虑。而困扰着她的那些问题,几乎是每一个生命都必将面对的。

身为教师,萧淑贞也曾困惑于如何教育孩子的难题,面对急剧变动的社会和巨大的竞争压力,她同大多数家长一样,不知道要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。

一位来自台湾的幼教老师,给予了萧淑贞此后最为笃信的教育哲学——与社会、他人、自然和自己的关系,决定了教育的本质和内容。把握这些,便构成最好的教育。

“这是我听得到的最好的教育哲学。”萧淑贞说,自己曾经的“挣扎”让她意识到,给予自己太多的压力,最终都会转嫁给孩子。只有对教育本质的坚持,才会让她心安理得。

《发现人性》出版之后,萧淑贞没有停止对人类现代生活的反思,而是开始集中关注人们的精神领域。

“刺激消费”“拉动内需”“出口增长”,人们耳熟能详的这些语句却常常让萧淑贞看不明白。她内心产生了自称为“看似愚蠢但却直截了

当的疑问”：“难道消费就是发展?消耗就是进步?”

萧淑贞所感受到的,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的个体生活,受到来自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向不同方向的拉扯:一面是简单、节约、朴素的绿色生活;另一面是消费、奢华、物欲,无边的欲望与需求。

于是,她开始了对现代性的反思。“‘现代性’对于人类是沉重的负担,除了大量的来自四面八方信息,还有无处不在的‘成功’‘指标’‘效益’,奢华也是现代人给自己构筑的藩篱,在其中挣扎得越深,被捆绑得越紧。欲望成为人类和文明发展的基石,但也给人类自己和地球带来束缚和灾难。”

重建生命的意义

同样是在现实生活中,萧淑贞看到了重建生命意义的可能性。

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的一员,萧淑贞是依托在该中心与北师大的公益教育项目“为中国而教”的理事之一,有机会接触到不少投身公益、支教的青年。

“为中国而教”的运营总监原本在一家基金公司工作,农村支教的经历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追求,放弃极高的薪酬,不再买名牌;还有一位理事的侄子,原本沉迷于网络游戏,生活无精打采,经过在“为中国而教”做义工的一个暑假,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变得积极向上。

“我身边的例子启发我去思考,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在帮助别人的公益事业中,找到了生命的意义。”萧淑贞找到的答案是,正是在与社会、他人、自然、自我的“联系”中,人们发现并重建了生命的意义。

“做公益并不是说一定有多么的高尚,只是人本身需要在‘联系’当中去发现和重建生命的意义。”萧淑贞感谢自己的职业,让她能够拥有足够的自由,将理想与现实相结合。

而对于写作,萧淑贞认为我们已经拥有足够的经典,只是经典受到了时代的遮蔽。身为写作者,她说自己只不过比别人看到了更多经典的价值,看到了其中的本质,也因此更加坚定。

“这个时代,坚定和坚持比思想更重要。”萧淑贞说,“这个世界上,只有那些看不见的抽象的东西,才真正具有永恒的价值,给信仰和精神留下了空间,让你超越这个世界。”

Voice 见微



图片来源:百度图片

“我天生是漫画家,就像活佛天生是活佛,我从小所有经验都在为了它。我从没想过天赋或者才华对我有什么意义。如果一定要说才华带给我什么的话,我觉得是快乐。它让我在自己和自己相处的時候高兴起来。”

——漫画家朱德庸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上述表示,尽管享受着漫画事业所带来的快乐,但他相信自己和世界隔着两层膜:他排斥世界,世界也不欢迎他。

“促使我一步步做出改变的,是我的良知以及我信奉的原则——必须对所有人公正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我是主动作出改变的,我为之骄傲,一点也不痛苦。”

——南非前总统德克勒克在接受《人物杂志》采访时如此谈及他所理解的权力。不止一个人用“伟大”来形容这位南非迄今为止的最后一任白人总统,他和曼德拉一同获得了1993年诺贝尔和平奖。

“无论是从字面意思或者其他角度,叫我报学生都让我感到很奇怪。我在哈佛上学3年,所出席的课程足够毕业。所以,我不是那种不学无术的报学生,我只是没有学位。”

——近年来,比尔·盖茨赢得了不少头衔,比如全球最富有的人、科技远见家以及大慈善家等等。但是,有一个头衔让盖茨疑惑,那就是“大学辍学生”。近日,他出席了一家社交新闻网站举办的AMA(问我任何问题)活动,当被问及高等教育对他的成功有何影响时,他如此回应。

“竹林七贤、魏晋名士是追求快乐的,同时也是内敛深沉的。而今天,人这个物种越来越贪婪,浪费资源,破坏环境。”

——画家朱新建于2月10日去世。几个月前,他曾在接受《南方人物周刊》记者采访时谈及中国式的雅逸,并用“肥硕”形容当下的中国。有时跟朋友进了大饭店,看到前面的人留下的一席,菜几乎没怎么动过,他会径直落座:“别点了,我们接着吃吧。”

“我只能说三个字,对不起。让他们把我忘了。”

——2月18日,复旦投毒案一审宣判。庭审时,因投毒杀人被判死刑的林森浩,没回头看过一眼旁听的父亲,他对记者作了这样的表白。

“每四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不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。”

——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一项最新调查中得出上述结论。这项调查是美国人科学素养研究报告的一部分,该报告每两年发布一次,并会呈递给美国总统与国会。(池木)

She 她精彩

你知道人们一直在找你吗

飞行员似乎天生就是一个缔造传奇的职业,这支队伍中的女性身影,则更是天然地受到人们的更多关注。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,她们当中能够真正成为传奇者其实并不多见,因为飞行传奇往往与悲剧相伴。

美国著名女性飞行员阿梅莉亚·埃尔哈特,正是因为她的神秘失踪,而成就了一位飞行员难以超越的传奇人生。70多年过去,她的生活、飞行生涯伴随着一场事故,一直令人神往,世人为此津津乐道。

为了寻找埃尔哈特魂归之所,更是有人在不停奔波。

失踪

1937年7月2日,全世界几乎被同一则消息所震惊:有“空中女王”之称的美国阿梅莉亚·埃尔哈特驾驶的飞机在飞越太平洋期间神秘失踪。此时,距她完成环球飞行的壮举,仅仅剩下四分之一的里程。

故事还要从1935年埃尔哈特萌生出的一个伟大想法说起——“尽可能沿着地球的腰带做一次环球飞行。”翌年,她获得了美国普渡大学捐赠的一架洛克希德L-10“伊莱克特拉”飞机,以完成自己的宏愿。

尽管埃尔哈特不是第一个进行环球飞行的人,但4.7万公里的航线计划,却超越了当时的飞行世界纪录。经过一次失败的尝试后,1937年6月1日,埃尔哈特与领航员弗莱德·努南再度从美国迈阿密出发,经过在南美洲、非洲、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的多次停留后,于1937年6月29日到达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莱城。至此,他们已经飞行了3.5万公里,接下来的挑战,只剩下跨越太平洋。

7月2日一早,埃尔哈特与努南再入云霄,计划朝下一个目的地——4113公里之外的豪兰岛进发。岛上得知消息的人们难以抑制兴奋之情,纷纷翘首企盼。

然而人们没有想到,在偏离目标约1300公里之外的努库马努群岛上空与地面取得最后一次通信联络后,埃尔哈特驾驶的飞机毫无征兆地与地面切断了联系,自此如“蒸发”一般消失了。

寻找行动很快展开,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海军和海岸警卫队全力搜寻,据说当时每天搜寻的费用高达25万美元。搜寻范围不断扩大,然而一直到7月末,人们没有打捞出关于飞机和飞行员的任何蛛

丝马迹,最终一无所获。

传奇

1939年1月5日,埃尔哈特被宣布死亡。由于巨大的声名和神秘的结局,关于她失踪的原因一直有各色传言在坊间流行。有人说,埃尔哈特是罗斯福总统派出的间谍,受确认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活动;也有人说,她的飞机坠落在塞班岛,日军占领该岛后她被捕继而遭到处决;还有人说,她被俘后成为日本“东京玫瑰”的一员,二战期间为日本进行广播宣传……

此后70余年间,埃尔哈特的下落一直都是飞行爱好者和历史学家们感兴趣的话题。2010年,一支搜寻小分队在隶属基里巴斯的厄库马罗环礁上,发现了部分可疑的残片和遗骸。另据美国媒体报道,2012年,“国际历史飞行器复原”组织的专家认为,埃尔哈特并没有在1937年7月2日之后完全失踪,无线电求救信号被认为曾从失事飞机上发送了出来,一直持续到7月18日。信号的发射地,被认为正是在厄库马罗环礁附近。

在对相关照片进行分析后,美国政府对于“国际历史飞行器复原”展开的搜索计划予以支持。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·克林顿说,无论行动能否为阿梅莉亚·埃尔哈特的传奇画上句号,搜索本身就有莫大的荣誉和可能性。

然而时至今日,这个组织的搜寻行动并没有突破性进展,埃尔哈特的失踪之谜仍未揭开真相。在这段被人不断提及的神秘事件以外,埃尔哈特的传奇人生也在不断被人忆起。

明星

1897年出生的埃尔哈特从小就喜欢冒险。7岁那年,在一位叔叔的帮助下她制造了一个滑道,它类似于游乐园里“云霄飞车”的轨道,并被固定在家里一个工具棚的顶上。钻入自制滑车,



埃尔哈特

她在这个滑道上完成了首次有记录的“飞行”。

从当作滑车的木箱子里爬出来时,埃尔哈特嘴唇撞破,她却兴奋地对妹妹说:“噢,皮吉(她妹妹的小名),这就象飞起来一样!”

1923年,埃尔哈特从国际航空联合会领取了飞行执照。当时,排在她前面的合格女飞行员,在全世界范围内也不过15名。1932年,她驾驶一架单引擎飞机独自一人飞越大西洋,成为世界上首位完成此壮举的女飞行员。有人统计,从1930年到1935年,埃尔哈特使用不同的飞机创造了7项女性飞行纪录,这为她赢得了“空中女王”的美誉,美国总统罗斯福及其夫人成为她的“超级粉丝”。

出名后的埃尔哈特开始巡回演讲,并趁热打铁出版了讲述首次越洋飞行经历的《20小时40分钟》一书。那几年,她频频代言香烟、女装、口香

糖、行李箱等商品,风头不输百老汇舞台上的女明星们。

1929年,埃尔哈特还创建了旨在促进女性飞行的跨国女飞行员组织——“99飞行俱乐部”。她的成功恰逢女权运动在欧美蓬勃发展,她自强不息的形象,不断激励着渴望在社会上争得一席之地

的千万女性。埃尔哈特的飒爽雅致,至今都是国际时尚界的设计灵感来源。在一本名为《传奇:不为人知的故事》限量版书籍里,收录了自1937年至今,与著名眼镜品牌“雷朋”相关的名人轶事。

雷朋品牌总监萨拉曾对媒体表示,她最喜欢这本书中的第一个故事,其主角便是埃尔哈特。书中有一张照片,她坐在飞机上,戴着一副被命名为“飞行员”的太阳镜,笑容灿烂。

Talent 科学奇人

喜剧背后的“科学之王”

■余艾柯

美国情景喜剧《生活大爆炸》已经大红大紫了6年多,在中国赢得了无数“脑残粉”。理工男们将剧中角色与身边同学对号入座,也成为校园里风行一时的玩笑和把戏。

不过,剧中玄奥的科学术语和理论,布满白板的科学符号和公式,除了引得观众云里雾里之外,恐怕很少有人愿意深究其中奥妙和精髓。

这也许会让一位美国科学家感到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儿。毕竟,为了确保剧中科学细节的准确性,他曾花去了不少精力。在他那里,科学始终是严肃的,即便只是为了博人一笑,那也绝对马虎不得。

他叫戴维·萨尔伯格,《生活大爆炸》背后真正的“科学之王”,一位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物理和天文学教授。

作为《生活大爆炸》的科学顾问,当你看到他并没有为此辛勤劳作时,那一定是在研究高能粒子物理或者高能中微子天文学。与任何一个美国物理学家没有区别,他大多数时间都泡在实验室,还要给学生上课。

不同的是,萨尔伯格还需要每周跑去位于加州伯班克的华纳兄弟片场,参加《生活大爆炸》的现场录制。他的工作之一,是要确保剧中那一块著名的“科学白板”正确无误。对于每一集新节目,他们都要在白板上重新画满潦草的公式,有时也会是对世界科学界最新进展的闲言碎语。在萨尔伯格的把关下,这些公式必须严格符合足以得到科学界认可的精确性。

“那块白板的粉丝可真的不少哟。”萨尔伯格开玩笑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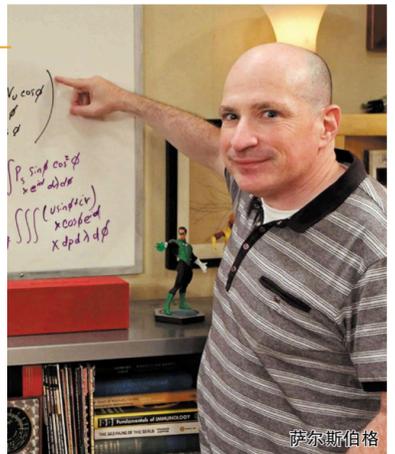
当然,萨尔伯格也不仅仅是与白板打交道,他还需要审阅正在完成中的脚本。在一段未完成的台词对话中,脚本上会特意标出一个括号,里面注明“在这里插入科学”。他完成了真空的工作,于是,就有了诸如主角谢尔顿口中那些“雷倒众生”的惊人语录。

除此,为了“严把科学关”,他还需要跟制片人、剧本作者、演员、服装设计师等沟通。参与节目创作的同时,他开设了名为“The Big Blog Theory”的博客,为每一集《生活大爆炸》背后的科学细节提供深度解读。

2007年,当《生活大爆炸》还处于“理论构想”的草创阶段,萨尔伯格便参与其中。道具师希望他“秀”一些真正的研究生公寓,好让他了解年轻科学家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是一幅情景。

“然后他们做了很好的、忠实于本来面貌的改造。”不过,萨尔伯格又补充说,在制片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(CBS)进行试播之后,他们决定废弃公寓房间内已有的道具安排。他想,这也许是因为那样的房间布置太过让人压抑了。

萨尔伯格在参与喜剧创作的过程中,体会到了与实验科学截然不同的感受。当一天结束时,实验要么奏效,要么没有,而喜剧创作则要等到来自观众的反馈。令人意外的是,他认为自己在《生活大爆炸》中的工作,要比他在实验室中的工作更为重要。



萨尔伯格

“与我所做过的其他任何事情相比,这出喜剧都有着更为重大的影响力。”萨尔伯格说,“当你想到有超过两千万名观众,都在同时观看每一集的首秀,其中还不包括海外地区以及重播。这种奇妙的感觉,让人很难参透。如果我写的一篇文章能够有十来个人去读,我就已经相当高兴了!”

对于自己之所以成长成为一名科学家,萨尔伯格说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受到流行科学文化的熏染,比如伊萨克·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以及上世纪70年代一档名为《太空:1999》的电视节目。

萨尔伯格也相信,他为《生活大爆炸》带来的有关科学的严谨和激情,或许能鼓舞、激励观众中的一些小朋友,在将来的某一天,成为真正的科学家。